

塞狄克著

吳道生等譯



陀里亞

時代出版社

К. Седых

ДАУРИЯ

Перевод У Дао-шэн и др.

Пекин

Эстет

Шанхай

本書譯自： «Soviet Literature» No. 11, 1950.



1951年8月初版

(京)(4,000册)

上海分社：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蘭州分店：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電話：(五)一六六〇

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翻譯者 吳道生等
著者 塞狄克

陀里亞

陀 里 亞

塞 狄 克 著
吳 道 生 合 譯
夏 祖 隆



時代出版社

代序

在以十月革命爲題材的蘇聯文學的新作品中，康斯坦丁·塞狄克所著的歷史小說陀里亞是很出名的一部。小說是以關於沙俄時代的一段長長的序言開頭的，然後生動地敘述了東部西伯利亞怎樣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經過。

康斯坦丁·塞狄克本人的歷史典型地代表了他這一代的許多蘇聯作家，代表了那些十月革命提挈到文化與創造性藝術的高峯的人們。

康斯坦丁·塞狄克生於一九〇八年，是外貝加爾區一個窮哥薩克的兒子。他的出生地後來就成爲他的小說陀里亞的背景。他的童年與青年時期是在哥薩克村子裏度過的，在那裏替有錢的哥薩克做農工及牧童。

在七年制學校與一個技術專門學校畢業後，他從事新聞工作。他替赤塔、卡巴洛夫斯克與伊爾庫茨克以及西伯利亞及遠東區一些最大的報紙撰寫文章。他是一個出名的記者，而作為一個詩人，他也表現出了天才。他的第一本詩集，外貝加爾，是一九三三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

作為一個記者，康斯坦丁·塞狄克旅行過外貝加爾區的很多地方，接觸了各種不同的人們。他時常遇到在沙皇時代以及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間武裝鬥爭中直接參加革命運動的男男女女。漸漸地他腦子裏形成了要寫一部關於十月革命的長篇歷史小說的主意，在這部小說裏，他要顯示出外貝加爾區東南部——即陀里亞——的人民鬥爭的不朽的圖畫。年青的作家一點一點收集起價值無比的材料：談話紀錄、日記、親身參加的或親眼看見的人們——老布爾什維克黨人、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前紅黨游擊隊員及工人——的回憶。在圖書館、檔案室與博物館裏，作家搜尋出並且孜孜地研究了關於俄日戰爭、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對抗白衛軍與干涉軍、建立並且加強外貝加爾區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的大量文獻資料。

康斯坦丁·塞狄克在一九三四年開始陀里亞的寫作。第一部於戰爭前夕在西伯利亞出

版。

反法西斯戰爭期間，塞狄克擔任很多前綫報紙的戰地通訊員。一九四五年他從軍中歸來，繼續寫這部小說，三年以後，全部在伊爾庫茨克出版。

陀里亞出版後，這個以前在西伯利亞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的天才作家立刻得到蘇聯廣大讀者的賞識。陀里亞已由很多在莫斯科的及各地區的出版局再版，並且得到了斯大林獎金。

在十八世紀，陀里亞是放逐那些參加由普加喬夫領導的歷史性的農民起義的哥薩克人的地方。他們的後代隨後被組成了外貝加爾的哥薩克軍隊，沙皇政府並且賜予一些土地，作為他們無數次戰役的報酬。

小說裏的故事是從外貝加爾區內戰以前很久開始的，而主要敘述的就是內戰。作者詳盡地描寫了哥薩克的生活並且介紹了許多屬於不同階級與年代的人。他用具體的真人真事的實例敘述了哥薩克之間階級分化的複雜的社會過程。

中心的人物是姓烏立賓的哥薩克家庭。祖父安德烈，在一八五四年英國人企圖把一部海軍陸戰隊在特·加斯德羅海灣登陸，並且攫奪黑龍江區的戰爭中，他卓越地表現了自

己。安得烈·烏立賓是守衛海灣反抗侵犯者的幾十個人中間的一個。他從軍隊裏回來時得了軍事勳章，但還是窮得跟原來一樣。安得烈·烏立賓家住在孟加洛夫村，有三個兒子。大兒子鐵倫第一九〇〇年作戰中死在中國境內。最小的兒子伐西里在一九〇五年成為革命者，並且由於他的革命活動被沙皇政府所迫害。中間的兒子塞凡里安，從俄日戰（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中沒有受傷地回了家，同他已經成為鰥夫的父親、他的妻子阿芙道嘉、他的兩個兒子羅曼與岡卡一起經營他那小小的農莊。

由於伐西里的原故，有錢的村民嫌惡着烏立賓家。他們之間最懷敵意的是一個從事賤味買賣發了財的當地的商人塞爾傑·伊里奇·切巴洛夫。老烏立賓雖然不瞭解伐西里的革命觀點，但他從未懷疑過伐西里的智慧與真誠，他深信他最喜愛的兒子決不會做任何錯事。年青的羅曼·烏立賓對他的伐西里叔叔也有着極大的尊敬。

對商人切巴洛夫的一家，羅曼也有他自己的賬需要清算。切巴洛夫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阿列克賽，同達秀卡訂了婚，她是一個光景中等的名叫葉畢凡·科祖林的哥薩克的女兒。達秀卡愛着羅曼，但是這一對情人中間發生了爭吵，而做媒的正好這時從切巴洛夫那裏來拜訪她的父母，她爲了出羅曼的氣，答應與她並不愛的男人訂婚。這件事大部分是

她父親撮合成的，他爲了女兒可以嫁給闊人而得意非常。但是科祖林家並沒有從親事裏得到好處。雖然成了親戚，切巴洛夫家的大門仍舊對葉畢凡·科祖林關閉着，而這家的主人，在第一次有機會的時候，就給了達秀卡一頓馬鞭子。她的丈夫是個鄙劣的可憐虫，完全依賴他的父親，就像他的哥哥尼基福爾與阿爾森尼一樣。

達秀卡同羅曼和好了，並且祕密地相會着。阿列克賽·切巴洛夫的教父伯拉東·伏羅基汀窺視着這對年青人，事情立刻報告到切巴洛夫家去了。一次，在打獵的時候，羅曼·烏立賓中了埋伏者的槍，受了重傷。後來弄明白了，槍是切巴洛夫的僱傭者放的。

這一些情節都是以外貝加爾區哥薩克人日常生活作爲背景描寫的。在這生活裏，關於農村勞動、軍事訓練、打獵場面、婚喪習俗、貿易、與邊境中國人的交往、金礦工人的生活等等的描繪，都廣泛而生動地交織在故事當中。

書裏介紹給讀者不同的社會階層。一方面是烏立賓家，窮哥薩克謝妙揚·柴貝萊茲尼同他的妻子愛蓮娜，以及烏立賓的鄰居——澤拉西姆與鐵莫菲·科希克兄弟，尼庫拉·洛巴汀與其他人在另一方面，除了切巴洛夫家以外，我們看到有錢人英諾坎蒂·庫斯托夫、伯拉東·伏羅基汀以及村阿塔曼·葉里塞·卡爾金的家庭。此外，還有小康的家庭，

其中有動搖份子、意志薄弱的份子，他們有時很容易地就同有錢的傢伙站在一邊。

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很多人睜開了眼睛。在大戰中打仗的哥薩克，多數是貧農與中農的子弟，回家時對那些依附舊政權的哥薩克都懷着反對的意向。他們在二月革命時熱情地歡呼着沙皇專制政治的傾覆。其後，赤衛軍就是從他們組織起來的，在內戰中即為蘇維埃政權而戰。

小說的人物中還有西伯利亞及遠東游擊活動的創造者、天才的軍事領袖、歷史上的英雄塞爾傑·拉佐。他是在一九二〇年英勇地犧牲在日本干涉者的手裏的。

我們在這裏所發表的陀里亞的大篇片斷，保留了小說的主要的情節，這裏從二月革命後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傳到孟加洛夫村起，敘述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外貝加爾區蘇維埃政權最後建立為止。

（一九五〇年，蘇聯文藝十一月號。）

遙遠的彼得格勒所發生的事情，在孟加洛夫村子裏引起了騷動。村裏大部份人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簡直就說不出自己的態度來。塞爾傑·伊里奇·切巴洛夫同卡爾金對沙皇的遜位是憤慨極了。有人問他們沙皇遜位的結果會怎麼樣，他們的回答是什麼好事情也不用盼了。世界上最不會厭棄沙皇的人就是哥薩克。卡爾金在宣讀尼古拉二世遜位詔書的村民會上，就是這樣講的。

「真這樣麼？」謝妙揚·柴貝萊茲尼諷刺地回答道，「那末你同切巴洛夫以為就只有你們是哥薩克。你們在沙皇底下倒是過得舒舒服服，我們窮光蛋可看不出他有什麼好來。我們赤胆忠心替他幹，過的日子比最下賤的狗都不如。我們空担着哥薩克的美名，過的却

不是人的生活。現在，如果他們把那些商人、阿塔曼同沙皇一起了結掉，我們倒說不定會過些像樣的日子。」

「謝妙揚，你這是說你很高興？」卡爾金脹紫了臉問他。

「不，老弟，我現在還沒有高興呢。我是要看事情到底會怎麼樣。至於沙皇，讓別人去可憐他，我可不那麼幹。我敢說一句，所有這四年來在戰壕裏餓蟲子的，或者像伐西里·烏立賓那樣爲了他坐監獄的，就不會爲他太難過。」

卡爾金一下子答不出話來，但那些有錢的哥薩克們攻擊起謝妙揚來了，他們嚷叫着，咀咒着。

「要是從前，我們給你好瞧的！」他們恐嚇着。「我們一下子就得把你從哥薩克的名單上勾掉。」

「問題就在這裏，這幾天你們的手可不夠長了！」謝妙揚對他們反嚷道。但跟着發覺自己沒有人支持，他停止了口角，離開了會場。

塞凡里安·烏立賓上氣不接下氣地追上了他。

「你不該惹那些有錢的傢伙，小夥子，」他用譴責的口氣對他說，「你還不能講事情

到底會怎麼樣呢。說不定明天又有個新的沙皇來代替舊的。據人家說，這種事情從前也有過的。」

『你嚇不了我。我才不管那些有錢的傢伙呢。』發了怒的謝妙揚回答着，並且冷冷地離開了塞凡里安。

在一個晴朗的、降霜的黃昏，第一批從倫杜高地釋放的政治犯在孟加洛夫村子外面歇了下來。他們都穿着便服，坐在大車上，每一個車上都插着紅旗。當羅曼·烏立賓奔跑着到村子裏的小旅店的時候，那地方已經擠滿了居民。從貧苦人住的小山街來的哥薩克婦女，爭先恐後地拿小饅頭、雞蛋同其他食物在款待釋放回來的政治犯。人羣擠集在大車的周圍，只有年紀老的哥薩克故意站得遠遠的，小心地瞅着這些『搞政治的』。尼庫拉·洛巴汀，臉上歡樂的眼淚還沒乾，同釋放回來的人自由輕鬆地談着話。他在大車中間穿來穿去，看起來快活得像一隻鳥兒。

突然，葉里塞·卡爾金騎着栗色的白腿的馬疾馳着過來，全身披掛——備着左輪同劍，短皮衣上掛着他所有的勳章同十字章。四個武裝的、騎馬的隨從衛護着他。

他一下子勒住了那毛色光潤的、跑熱了的馬。在村門的前面，漆有條紋的崗亭倒在泥濘裏面。卡爾金顯然不高興地看了一下崗亭，然後在馬鐙上站起來，大聲地叫：

『晚安！』

卡爾金從不懷疑人家會不給他一個心悅誠服的反應。他站着，左手摸着厚密的修飾得整整齊齊的髭鬚，擺出一種如畫家筆下的冷漠的莊嚴，等待着回答。但是時間在寂靜中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突然，在他正對面，他看見一副鐵邊眼鏡，那後面是灰敗的沒有血色的臉上兩隻烏黑暗沉的眼睛。這兩隻眼睛冷酷地、清楚地告訴他，這一回他是殘酷地錯誤了。從村子裏，傳來了狗的吠聲。

『好靜啊！』這是他最先的思想，接着，一陣熱辣辣的刺痛的波流衝擊了他的頭腦。他失了知覺似的默望着，說不出話來。羞恥與憤怒的情感窒息了他的知覺，把他的胸膛鎖緊了。

黑眼睛的男人已經走近了他，夕陽的火紅的光芒在他眼鏡片上閃耀。他把眼鏡抬在額上，僞裝吃驚地叫起來：

『哈！這要不是阿塔曼大人親自光臨，那我才怪呢！』然後，頓了一下，惡狠狠地

說：『晚安，劊子手先生！你有什麼命令，大人？』

『這豬獠，尋我的開心！』這想法炙痛了卡爾金。

他左手的手指痙攣地抓緊了刀柄，脊背上覺得一陣涼。可是，他竭力壓制住自己，沙啞地說：

『我沒有命令。我是來歡迎你們的，並不是來下命令的，所以你不必開我的玩笑。』

『不要開你玩笑，你是這麼講？那麼這麼些刀呀、槍呀是幹什麼用的？』那男人問，聲音變得粗礪起來：『這樣子歡迎就更加熱烈些，呃？你這個頭等傻蛋！』他靜了下來，差不多被狂怒哽住了。

卡爾金臉上看得出發了白，他抓緊了韁繩，盯着看這個帶眼鏡的，心裏想：『什麼鬼事使他發起火來？他媽的！我幹嗎跑到這兒來的！現在怎麼脫得了身？』最後他用非常溫和的聲音開了腔，這同他的嚴峻的殘暴的臉色是不相稱的：

『對不住，是我的錯——這自然是傻事情，實在是沒有想過。如果我們在這裏礙事，那我們就走。』

『對，那就再好沒有了。』帶眼鏡的人非常鎮靜地回答。

他向那阿塔曼諷嘲地深深鞠了一躬，然後走開了。

卡爾金裝作一個好脾氣的老實人，真心真意爲剛剛發生的事情而惱喪，他拍動他的馬，命令他的衛隊道：

『跑馬回家，孩子們！這裏不需要我們。這就是自由！』跟着低聲加上一句下流的咒罵。

一個瘦削的中年以上的男人站上了一塊久經日晒雨打長着苔蘚的漂石，那石頭凸出在溶了雪的棕色的土地上。他爲革命的第一個勝利向孟加洛夫村的人慶賀，並且開始熱情地講着俄羅斯最優秀的兒女怎樣爲着帶來自由快樂的日子而同沙皇的專制統治戰鬥。他沒有說完他的話，一陣痛苦的咳嗽突然襲擊着他。他喉嚨裏呼嚕呼嚕地痛苦地喘着。陷下去了的胸部起伏着，抽搐着，汗珠在灰白的太陽穴上冒了出來。

圍住他站着的人都感到心裏難受。羅曼注視着說話的人的灰敗的臉與陷下去的眼睛，思索着：『想想，我們從前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沒有看見過。』

他的思想不由自主地轉到在維路斯克地方服流刑的伐西里叔父身上去了。他比任何時

候都更強烈地企望看到這個親戚，企望着他的平安。如果他的叔父都不知道沙皇爲什麼被難走以及生活將要變成什麼樣子，那就不會有人知道這些事情了。

另一個說話的站上了第一個人立過的漂石，腳底下壓碎了鷄冠形的苔蘚。這是一個闊臉的髮色金黃的男人。他右手擰着一頂皮帽子，左手緊握着拳頭，搖動着。從他鼓着青筋的有力的拳頭上，人們立刻就能知道他是個做工的。他開始告訴哥薩克們俄國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工人政黨的黨員們要幹的是什麼。

聽這些則倫杜高地來的人演說的很多個哥薩克，對於在俄羅斯發生了的事情的真正重要性，只不過有一點迷迷糊糊的概念。他們在會後回去的時候，尼庫拉心裏想着第二個說話的人，讚佩地說道：

「他說話就像斬釘截鐵一樣，看他樣子就夠尖銳的。他簡直就把我們的阿塔曼叫做惡狗。」

「他沒有講什麼惡狗，小伙子，是你自己做夢想出來的。」英諾坎蒂·庫斯托夫反駁着。

「就沒有講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的意思可就是那樣說的——葉里塞原就是條惡狗。」